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四

又曰人事部五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頭下

額

頭下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被幽閉驃騎將軍朱據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又曰諸葛恪被誅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雷震奮激不能崇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今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關羽既敗走權使虞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一

而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義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晉書曰稽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墮子白黑分明

又曰桓温卒子玄爲嗣襲爵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被面衆並異之

王隱晉書曰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喻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又曰王珣典謝玄俱被辟桓温曰謝掾必擁麾杖節王掾富作黑頭公未易才也

晉中興書曰度亮與蘇俊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搆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顯宗幸之亮泥首謝罪

崔鴻前秦錄曰東海王符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短軍中稱之爲大頭龍驤將軍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壯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齊書曰高祖文皇帝生鴻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身起鱗大駭墜帝於地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以持久難與爭鋒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二

廉頗足以當之

吳越春秋曰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荅曰是也吾能爲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以頭與客客與王王大賞之卽以鏹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卽視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鏹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鏹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葦汝南宜春縣并三冢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羽民國爲人長頭

又曰共工之臣曰相仰氏

共工霸九州者也

九首以食于九山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寃公問晏子

晏子曰昔靈公田有大夫駭獸斷其頭埋之命曰五大夫
已公令掘之果如其言

又曰湯長頭而寡髮

莊子曰雲將東過扶搖之枝

雲將過之主師也
扶搖木名生海東

而適遭鴻蒙

鴻蒙

自然無氣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

我願合大氣之精以有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植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又曰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夫子履漢斬白蛇劍漆

王莽頭等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刑術出外

水華新覽

卷三百六十四

三

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來走視雍雍胸

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乎無頭佳乎

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小名翳兒具諳究世譜義熙中爲瑯

琊府叅軍夜夢有一人面黧脆甚多大鼻請之曰愛君之

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

走琅琊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弼到瑯琊遙見起還內弼取

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弼坐

自陳說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

兩手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

列女傳曰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夫有他仇家執父便

要其字爲中間女念不聽則殺父殺父不孝聽則殺夫殺夫不義乃許之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者是還譎其夫使臥他處自沐臥樓上仇家斷其頭而去仇悲義之遂不殺其父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畧究要術歸辭鄉里翳爲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更槌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嘆乃還卒其業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漬至膝啖瓜數十漬至頭可啖百餘水皆作瓜氣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四

括地圖曰民白首身被髮

呂氏春秋曰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爲也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伏羲人頭蛇身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爲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於雒陽城時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飲食悉就斷頭駕其車馬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轆軸還雒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關雒陽城門焚燒其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

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旁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噫咤甚愁而體氣急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轉頭得安復如常人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博物志同

又曰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堊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耳

吳苑曰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曰吾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五

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三巴記曰巴有將軍曼子請於楚以平巴亂使楚請姊曼子曰城不可得乃自刎其頭與楚楚義之以上卿禮葬其頭巴以上卿禮葬其身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李邵別傳曰公耳有奇表腦枕如鼎彭

易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恭卜云君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嘗請郡氏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

者欲使吾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

世說曰祖廣字淵度行恒縮頭詣桓南郡下車桓曰天甚
明明祖忝軍如從屋漏中來

又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為臨沂令丞
相諺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楚辭曰魂兮來歸若無上天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子些

頂

說文曰頂巔也

易大過卦曰過涉滅頂凶無咎

韋曜毛詩問曰鬼眼在頂上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

鍾離姓
春名也

其為人極醜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六

無雙曰凹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胸

莊子曰支离疏照隱於臍肩高於頂

應璩新詩曰醉酒中幘落頂秃赤如狐

額

釋名曰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

易說卦曰巽為廣額

上天下小
故為廣額

河圖曰黃帝廣額龍額

又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共長三千萬丈三

千億萬丈

毛詩鄘柏舟君子偕老日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

人兮那之媛也

詩含神靈曰代漢者龍顏珠額

春秋元命苞曰在天爲文昌在人爲顏額太一之謂也顏之言氣畔也陽立於五故顏博五寸

論語摘輔象曰樊遲山額有若月衡反宇陷額是謂和喜方言曰額音稽額也顏額也江湘謂之額中夏謂之額東齊

謂之額河濟淮泗之間謂之額

漢書曰成帝幸宮人器宮生男帝爲趙昭儀召殺之宮曰果欲娣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令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年五歲夫人爲剪髮夫人年老目瞑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七

又曰鈹朗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瘡中額攝情復戰遂大破之

又曰馬廩上疏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過半額

魏志曰龐意親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

王隱晉書曰元帝白臺生額上有光明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征見無劉曜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指額曰天也

北齊書曰文宣帝洋爲王時夢人以筆點記額明日告舍人王雲哲曰吾其誅乎雲哲賀曰王上加點爲主乎後果

然

隋書曰劉孝焯字士龍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
深沉弱不好弄

又曰煬帝令陽稜討杜伏威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
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獲所射
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

鹽鐵論曰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
致業

抱朴子曰老君額有三理上下微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注曰鑊額也嶺南並鑊額額題也

相書占氣雜要曰黃氣如帶當額橫癰之相也有卒喜皆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四

八

發於色額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黃色最佳

又曰額臨者男早得官女子早成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五

人事部六

面 眉

面

說文曰面頰前也從頁

首

象人面形題

音丁

面不正也頤

音胡短面也頤

音胡

面黃頰也

音刀

顛瘦淺面也被面慙

責也

河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六十五

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言其有異於人

又襄六曰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

又襄四曰晉程鄭率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又哀下曰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及北

門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

日以幾

冀其來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艾安也

史記曰孟獻中術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遂轉而向壁歔歔而不復言
又曰哀帝初卽位博士申咸毀給事中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沉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詭球音求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辱身入朝事下有司沉滅死一等宣坐免爲庶人
又曰朱博爲左馮翊長陵大姓尙方禁少時曾盜人妻兒祈劊著其頰府切曹曰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癩博辟友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乃叩頭叩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信以爲耳目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五

二一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美王可以滅癩欲獻其玉詭耳音尙劍鼻也

又曰張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久而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東觀漢記曰耿秉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羣面流血

後漢書曰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山半面視奉奉卽委去後數十年於

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魏略曰徐庶名福本單。子好任俠擊劍中平未嘗爲人報讐。白聖突而被髮而走。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于地。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撻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告具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竟棄市。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忻笑乃以驢賜恪。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三

土隱晉書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淡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而也。

晉中興書曰王珂爲桓溫主簿參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晉書曰初王恭敗梟首於面斫王平之抽槊刺其面。

又曰王溫字元子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鬢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又曰劉裕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投五木又之曰老兄試爲卿荅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樗蒲賭官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顛竣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

明面

齊書曰東昏卽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畧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合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卽擲甌破面曰作破面鬼時年四十五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五

四

晉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謗帝又言之如周懼而出告蔡大寶寶如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惜後魏書曰清河王懌被誣見害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遠夷在京師聞懌喪爲之以刀劈面者數百人

三國典畧曰高長恭以淮南之亂恐爲將帥嘆曰我去年面腫今歲何爲不發至是齊主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請妃鄭氏曰我盡忠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賜之禍

看秋後語曰秦急攻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後愛之不肯遣大

臣強諫太后怒謂左右曰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

山海經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顛頊之子三面一臂不

死

郭璞註曰人顛三邊各有面也

又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面居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今將軍身長九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含貝音中鍾聲而各曰盜跖丘竊爲將軍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五

恥之

韓子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

燕丹太子曰田光云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面七白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說苑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刎

呂氏

春秋

典論曰袁紹妻劉氏妬忌紹死其尸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皆髡髮黑面

論中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譙周法訓曰昔有人使妻爲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勞傷

妻面此可爲孝乎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字
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乃舉碁局武
子伸脚在局下

又曰劉真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其如此
乃舉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
忍視

又曰王右軍見社引治歡曰面如凝脂眼如點膝神仙中
人

又曰何宴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宴食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五

六

汗出流面拭之轉白

世絕同

世說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
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稽康一見署懷中不敢
出戶外遙擲面便走

郭子曰琅邪諸葛忘名面病鼠瘦劉真長見歎曰鼠乃復
窘冗人面乎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
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隨除既不見形竟爲
青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晉稽後賢記曰直女謝仙女者謝承孫也具歸命侯采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懽

應劭曰懽也孟康曰懽

音詡北方人謂好爲詡也

東觀漢記曰王莽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莽

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赤眉

又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

又曰梁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爲人鬢髯眉目如畫

又曰梁鴻居吳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

梁齊眉

邵粲晉記曰荊州民宗厥嘗以酒犯王平于怒叱左右粹

厥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乎子大慧

曰別駕狂耶枉言我醉因遣炙舒眉頭舒跪受炙平子意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五

八

釋而厥得免

宋書曰王玄謨在雍人言欲反玄謨馳啟自解帝知其虛

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

笑想足以伸鄉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

眉目未曾伸故以此兒戲

梁書曰武寧王太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畧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隋書曰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父智鬚眉如畫進止

可觀少得美名於京師

唐書曰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初爲

蜀川縣尉天寶末爲武公承年已六十餘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虎眉

列仙傳曰陽都女生而連眉衆以爲異

列仙傳曰莫耶子赤鼻眉濶一尺

列仙傳曰子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荊州先賢傳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皆有

令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頌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鬢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吳闔閭使民習戰劍如眉流血不可止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

一擻而不能察方圓察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太平御覽

卷三二六十五

九

也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愁眉者細而曲

折此梁冀家所爲京師皆效之天戒若曰將收捕冀婦女

憂愁之眉也

抱朴子曰有古强者自云四千歲云見堯舜禹湯說之了

了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眉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

前察百步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妖冶好眉色如望遠山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勝

人我輩皆出其駁可

樊氏相法曰眉中願毫百二十歲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五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人事部七

耳目

耳

釋名曰耳形也耳有一體屬着兩邊形形然

禮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

左傳曰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又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

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

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

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一

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

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偪

畏國人以大義來偪也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又曰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

又曰林雍羞為顏鳴右下

羞為右下車戰也

苑何忌取其耳

不欲殺雍

但蔽其耳以事之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又曰匪手攜之言雨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我非但以手携舉之

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與之視提擻其耳此言敬道

易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又曰選而耳目聰明

論語曰六十而耳順

穀梁傳曰梁自亡酒於酒滯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

春秋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尙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史記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

又淮陰傳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鎖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寧能禁信之王乎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一一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來舍人謂兌曰臣竊觀蘇公說也其辨過於君君能听乎兌曰不能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听其談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薄而君不動今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我爲塞兩耳無聽談也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后耳熱仰天拊缶而歌呼鳥烏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何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大師乎操

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巨信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後聞之乃驚其宿智如此

吳錄曰關羽走孫權使虞翻筮之曰必當斷頭傷其耳果如翻言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目見其耳

晉書曰王導多疾母自憂陳訓曰耳豎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鬪

王隱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熾煌曹祛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軌治中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詆枉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三

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唐書曰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卽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鷓冠子曰夫耳主聽兩頭塞之不聞霆雷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典利除害決江疏河

抱朴子曰老子耳長七寸

又曰耳能聞雷霆而不識蟻虱之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

見所惡不如無見

又曰且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暗以狂凡學非爲能益也達天性也

說苑曰昔費仲惡來膠董長鼻決耳從紂之心武王誅之博物志曰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

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王子年拾遺錄曰燕昭王七年沐胥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將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六

四

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耳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於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十陽都六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大人也

又曰甯先生毛身廣耳阮巨耳長六七寸

列士傳曰燕丹師田光往候荆軻值軻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卽往見光

列女後傳曰劉仲敬妻者沛國桓林之姊也仲敬蚤亡桓乃引刀割耳宗婦問之桓曰吾自五代以來世知名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家以我年少必相嫁故預自裁割以信我心

又曰曹文叔妻譙國夏侯寧之女文叔蚤亡妻斷髮自誓其家欲嫁之又截兩耳司馬大傳美之乞爲曹氏後

又曰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耳桃樹生一男而穆早亡吳丁諱求之緝知名之士家將許焉桃樹乃操刀割耳其子又皂桃樹乃安身守正動不儋禮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右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爲天柱今君耳城郭必典家邦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歲至百兼富

目

釋名曰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禮曰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五

又玉藻曰目容端

又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又曰富辰曰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

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又曰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出戰交綏古名軍退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軍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

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又曰宋城華元為植廵攻植將主也城者諷曰睥其目蟠其腹

棄甲而復睥出曰蟠大腹棄甲謂亡師于平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疑

貌之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娣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晉楚將戰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及戰射共王中目

又曰叔孫豹會晉士丐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目開口宣子盥而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六

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和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

事於齊故也乎漢子欒盈也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

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向魍魎可馬桓魋也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其魍魎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

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詩曰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素以為絢兮

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易小畜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說卦曰離爲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頭四目は謂並明

春秋元今苞曰目肝之使

又曰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

尙書太傳曰舜目四瞳子

論語隱義曰衛蒯瞶亂子路與師往有孤黯者當師曰子
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帥耶
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帥爲帥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
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畏
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七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
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又曰趙王與秦王會沔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
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左右皆靡秦王不憚爲一擊缶

又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強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黯也吾不費用智如其
目之見毛毛而不自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

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

又曰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戟楯

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髮髮上指目皆盡裂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
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碎易數里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
何如人也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
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喜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
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魏志許褚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
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八

乃問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大祖顧指褚 目盼之超不

敢動

又典韋傳曰張繡反襲太祖營韋戰于門中韋雙挾兩賊
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瘡重發 目

大罵而死

又夏侯惇傳曰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晉曰
時夏侯

淵與敦俱爲將軍軍中號敦爲
侯惇惡之每照鏡 怒輒 于地

晉書曰王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擲其面衍初無
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目照謂爾
看吾目光乃在半背上矣

王隱晉書曰甘卓爲揚威將軍歷陽內史郡人陳訓私語

人曰甘公曰伍視仰目中有赤脈當危於兵勿與將可也
果爲王敦所害

又曰王敦狂害刀協及嫩病白日見血乘輶車從吏騶詣
敦而仰頭瞋目

鄧桀晉紀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眼對之稽
喜康之兄聞籍不哭見白眼喜不憚而退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常失火煙燄甚
遍左右驚憂淵神氣怡然索輿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
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生驕果麤暴昏酒無賴祖
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九

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
也洪大驚

三國典畧曰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舳號曰三
貴瞋目張卷有噉人勢

又曰和士開常言人瑯琊王目光奕奕數步射人白者暫
對不覺汗出

又曰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臚垂覆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韓非子曰目見有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莊子曰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不言子路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粗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又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范子曰掩別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慎子曰朱之明察奄昧於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見淺深非目不足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又曰舜兩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耳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十

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荆軻之言於是自剄頭墮背後兩目不瞑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見鄒君曰有

人見君則瞭

大叶切
開目也

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

督矐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

又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

又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如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又曰莊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弱

亂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此知之如目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不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志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而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顏也

郭子曰劉尹道桓溫鬚如及蝟毛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一流人也

抱朴子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聞

蔣子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主者一人曰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士

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目中則好醜分矣士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袁準正書曰目以見小爲明耳以聽大爲聰

顧子義訓曰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太公金匱曰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烈鬚指舟人盡揚播人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又曰管子縛束在魯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若得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鮑叔固讓桓公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轡其拳韞革也以革囊其手也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

又曰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春秋後語曰平原居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視事明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十一

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血出濺虎虎終不敢視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

董卓別傳曰卓會公卿召諸降賊敗行責降者曰何不鑿眼應聲眼皆落地

趙至自敘曰嵇康謂至曰卿頭小銳童子白黑分明峴占停諦有白起風

列仙傳曰偃佺魏山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爲碧鷄祠主簿餌丹身及童子皆赤神僊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莫

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謂開目音如霹靂光如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

世說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承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裴令雋有姿容時人名之爲玉人有疾至困武帝使王夷甫往視之王出語人曰眸子閃閃如巖下電精神挺動休中故如惡耳

語林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謂神僊中人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六

五

談藪曰王肅初歸國謂陽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視乃不異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胆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矢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欲剝割之常曰彼各爲主何罪乃釋之

江表傳曰孫策殺吳郡守貢貢奴匿民間欲報讐策
出獵卒遇三人卽貢客也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
之

王隱晉書曰大駕北伐城都王穎王師敗績上傷頰

三國典畧曰梁謝荅仁聞侯景奔乃自東陽率衆候之至
錢塘問趙伯超曰公得何消息而閉門見拒伯超曰汝頰
邊有耳否候王已死遠近悉平君將此兵欲向何處荅仁
曰如公言死無所恨

淮南子曰厭頰音父在頰則好在顏則醜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鄧夫人頰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七

二

血流及差而滅左頰有赤點如誌迫而視之更益其妍也
諸嬖欲寵者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
唐子曰人多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

蔣齊萬機語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
什劉暉曰子昭發目賈堅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搖牙樹頰自非文休
敵也

定說曰郗公遇喪亂窮餒鄉人共餉之公嘗攜兄子外於
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夕以君之賢共存君耳彼惡能
餉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小兒後並得

存過江公區翼時爲郟縣解職一席苦于公靈

鼻

釋名曰鼻嚏也出氣嚏上也

公羊傳僖公曰邾人執郈子用之社蓋卽其鼻以血社

也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

史記范雎傳曰蔡澤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
舉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難顏蹙膝擊吾聞聖
人不相殆先生乎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主必誅暴
正亂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者偃其臂彈其
鼻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七

三

魏志曰管輅文秀才何晏請曰試爲我作一卦知位當至
三公否又連夢青虫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輅曰鼻者
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蟲臭惡而集之
位峻者亡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
義

晉書曰謝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有音濁名
流變

又曰王澄在荊州比左右捧土人宗厥別駕郭舒厲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志遣招其鼻炙其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湯
以無威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

否勒從之出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都部從事

唐子曰薛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
莊子曰野人有望鼻者蟬翼使斷之匠運斤成風望盡而
鼻不傷

列子曰夏禹虺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悅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
甚愛子然惡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於是新人從
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對曰惡王臭耳王
怒甚因劓之

淮南子曰東方人隆鼻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七

四

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論衡曰鼻不知臭爲鼷人不知是非爲閉

又曰蘇秦骨鼻爲六國相

太玄經曰割鼻飴口喪其息主

列士傳曰于將子赤鼻

列女傳曰梁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
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使聘焉乃授鏡操刀以
割鼻曰妾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
可釋矣王高其節敬其行號梁高行

又曰沛國孫去病妻同郡共載元世女夫死母欲嫁之操
刀割鼻刀鈍不入趨干石上礪之鼻然後斷郡表其閭鼻

又曰梁郡夏文哇妻沛國劉景賓女亦割鼻自誓不嫁
列女傳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凶慎
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家姬不肯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自
割其鼻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
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獄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
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
還

崔寔政論曰秦割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
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王湛別傳曰王處冲身長八尺龍顏大鼻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七

五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追言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
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耶謝乃促鼻曰但恐不免
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合加以盤擎棗與廁人塞鼻

又曰康僧淵目深面鼻高王丞每嘲之僧淵曰鼻者面之
山山不高則不靈

談藪曰宋廢帝常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渠不好色不
擇尊卑顧謂左右柒大鼻如何不臙卽令画工臙

又曰齊世祖之征也潁川有皇甫王淵者善相人見其容
止竊議曰比不作大物會是垂涕洟者謂太原公洋也

崔玄灝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養生經曰鼻者心之門

類

說文曰頰鼻莖也

釋名曰頰鞍也偃折如鞍也

後漢書曰周燮字伯彥初生歛頤折頰醜甚欲弃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與我宗者乃此於是寶之

吳書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少知名少鬢眉折頰廣額莊子曰髑髏深嚙蹙頰曰豈能捨南面王之樂而為人生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食昌菹孔子蹙頰而食之
楊雄解嘲曰蔡澤山東匹夫也歛頤折頰涕唾流沫

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六

說文曰口者人之所以言食

釋名曰口空也

禮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

又曰晉人謂趙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也退

知柔貌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

又玉藻曰口容止

不妄動也

又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數嚙母為口容

口容弄口

又祭義曰惡言不出於口

又曰小人於溺水君子溺於口七費而頰易出難悔

易以溺人

言口多空言且頻數過言如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也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

又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

又曰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以為

口實社稷是養

言君不能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又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辭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饋於是鬻於是以致餽余口

又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陽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太子仇故道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七

合去太子建奔宋王召奮陽奮陽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

詩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十月之交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又曰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謂善言戒謂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言

左也成於下也

又盤庚上曰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言俗利人

人相尚顯於後悔之萬恐言發有逸口之患也

又說命曰惟口起羞

易說卦曰兌為口

論語公冶長曰或曰雍也而不佞子曰禦人以口給屢
憚於人

又陽貨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左傳曰公子翬諂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

盡終為君矣隱公曰否使脩塗喪吾將老焉公子翬恐其

言聞於桓公於是謂桓公曰吾爲子隱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論語擇輔像曰子貢斗星繞口南容升

又曰太公大夫鼻有伏藏

史記曰周厲至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八

王喜告召公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山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
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
則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
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而師已送曰夫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矣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請謁是以交使死

人取故可
以出走也

又曰鄆公曰吳王爲反數年矣發怒於削地以誅晁錯爲

名其意非在錯也且恐天下之士口禁不復敢言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謂酈食其曰魏大將者其人爲誰曰柏直也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高祖欲廢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心知不可

又曰良藥苦口利于病

又曰張蒼免相後口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又曰條侯周亞夫相曰從理入口法餓死

又曰楊雄口吃不能劇談

又曰王莽爲人唆口

東觀漢記曰光武爲人日角大口美鬚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九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應劭漢官曰侍中乃存年老口臭帝乃賜以鷄舌香合含之

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曰汝爲貴象

燕書乞申弼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鐵鑽爲用亦噓噓之意士從上下何也弼荅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鉄鑽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南史曰謝朓出爲吳興郡守與弟淪於虜諸送別朓指淪

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唐書曰郝處俊孫象賢垂拱中坐事伏法臨刑言多不順自此法司每將殺人也必先以木瓦塞口

又曰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於國東郭郵至公問之子曰言伐莒乎東郭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士口開不合言莒也吳越合室食者善以酒莊子曰人孫龍口噎而不合舌舉不下諒夫與大宰嚭若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周主烈子曰口者言之門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十

河圖曰秦始皇王虎口日角

陸賈新語曰衆口所毀浮石沉木羣邪相抑以曲爲直說苑曰口者開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大便太宰嚭奉洩惡以出勾賤嘗之後病口臭范蠡合左右食苔草以亂其氣

曹瞞列傳曰操遨遊無度其叔數語操後行逢叔於道陽敗面爲口雲中暴風叔告其父父呼見之操面如故從此

叔言不復入信操益得縱恣

爲正也

杜如論曰束脩之業其立在于不言

參曰口如鼻至老不失

傅子曰擬人金銘作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債河溜瀨沉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亾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裏一人身知蛇鱗于石上口吐一玉簡以受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也

芝曰始皇二年嘗涓國善畫王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即成龍雲之隊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爲雨紛漫數十里俄而口吹爲風而雨皆止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七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方口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注云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又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大容手赤如丹貴壽

又曰欲知人多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玄微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

口臭

舌

釋名曰舌洩也舒洩所當言也

詩酌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悴

又曰御膳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又抑曰莫捫朕舌言不可迎矣

論語顏淵曰于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春秋元命苞曰舌之爲言達也陽立于三故舌在口中者

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口論舌溢內者長四寸

日玉衡三星也鬼四會也

孝經鈎命決曰仲尼舌理七重陳重投度

史記曰平原君旣已定從而歸至于趙曰今毛生以三寸

之舌強于百萬之師

又曰留侯曰今以三寸之舌爲佈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于良足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十三

又曰張儀常從楚相飲已而失壁門下意儀盜壁共執掠

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此辱乎張

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尙在否妻曰君舌在也儀曰足矣

又曰郭解仕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

以奸犯法公何謁生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漢書曰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

十城

又曰王莽旣斬尸懸諸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但

萎賤咋舌叉手撻族乎

長番漢記曰董卓于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口百

姓噉噉道路以目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上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誠后世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說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先人以行挽其舌然后殺之

挽舌挽又楚金反俛

也之

晉中興書曰溫嶠密啟肅祖陳王郭聞曰果爲小物所欺乃募有能生得嶠者吾當手拔其舌

晉書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后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沈約宋書曰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澁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七

七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缺灼其舌瘡白者爲理瘡黑者爲有罪

燕丹子曰荆軻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可向吞軻舌而死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說苑曰桓公飲管仲酒棄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

者舌出身棄臣謂棄身不若棄酒

又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日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也

楊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覆地仍取置器中傳以示人取舌還合有頃如故

桂陽先賢傳曰宋陽陵字遂文果而好義郡長及府郡爲州所誣章陵被掠考叅加毒授乃截古以着盤中獻之廷尉羣公咸共議之事得清理

又曰臨武程桓少有才藝爲九江主記掾府君爲人所誣章桓被徵詣臺徐郎中委卽詣州乞就考于格上拔刀截舌郡事清理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七

十四

談藪曰潁川王偉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爲作檄文釋視之夫怒釘偉舌于柱

養性經曰舌之和之候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說曰吐舌及鼻三公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唇吻

喉咽

唇吻

說文曰唇口端也

釋名曰唇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止則免也又取

枚也吹唾所以恒加枚杖因以為名也

傳曰晉欲伐虢假道于虞虞君許之宮之奇諫曰諺有之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吳將伐魯王問于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一

老焉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春秋元命苞曰唇者齒之垣所以扶神殷端有若列星與

外有限故曰唇亡齒寒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唇

人侍唇乃語命無陰不制

孝經鈞命決曰仲尼斗唇吐教陳机授度

史記曰越王勾踐曰孤常不料力吳戰困于會稽日夜焦

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湯治異

云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及唇湯奏

異九卿見令不便下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后有腹非之

法

又薛宣傳士申言毀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况賦客揚明
斫咸宮門外斷鼻唇况坐從宣免爲庶人

王隱晉書曰察雋傳曰列升龍須昌人赤色文唇少言語
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唇唱吼而止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唇如激丹

淮南子說山曰孕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四月生物固有
然不然也賈誼曰沸唇投塞垣下何如號也

通俗文曰唇不覆齒謂之齟

廣志曰赤口濮嶄其唇以丹飾之

瀨鄉記曰李母曰老君厚唇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八

二

趙末自敘曰志自景其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唇
髭鬚不多

燉煌實錄曰王琴卒有盜開琴冢者見琴與人樽蒲與盃
酒賜盜者惶怖既飲見牽銅馬宿其夜有神告城門我王

孟曾使也人發孟曾冢以酒黑其唇明日入城有黑唇者
是也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唇黑爲吏所縛孟曾

琴字也

宋玉神女賦曰朱唇若丹

曹植洛神賦曰丹唇外朗皓齒內鮮

又曰啟朱唇以徐言

崔駰七依曰紫唇素齒雪白玉暉

廣雅曰啣謂之物

淮南子曰决吻治齠君子不齒

天小齒

說文曰齠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生齒七

歲而齠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

者幼也

禮曰毋刺齒

口容止

又曰濡肉齒决

决猶斷也

乾肉不齒决

又曰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言笑之微

子以為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八

三

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誣曰鮑子之

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孺子恭也景公常御繩為

牛使恭牽之恭須地殺折其齒也

詩碩人曰齒如瓠犀

又闕宮曰既受多社黃髮兒齒

公羊傳莊公曰仇牧聞閔公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

比之宋萬臂椒仇收碎其首齒著乎門闔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誅害以從

天心

宋均注曰房為明堂主布政象為大辰主新殺兼此二者故重齒為心

孝經鈞命决曰夫子駢齒

象星也

史記曰顏回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又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襄王聞睢辨賜金及牛酒賈以爲睢持魏事告齊故得饋以告魏栢魏齊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

漢書曰張倉無齒唯飲乳百有餘歲而卒

謝承後漢書曰預章項誦字叔和爲郡主簿太守爲屬縣所誣章誦詣獄證要引自掾血出滂流齒皆墮地太守獲

免林平內錄曰史明齋齒之版者曰養心華齒齋晉書曰溫嶠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昏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又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八四

俗爲之謠曰作達不已幼與鯤字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爲人黑齒

河圖矩起曰帝嚳駢齒

白虎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曰叅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堅齒之道荅曰養以華池瀨以濃液永不動永不動次則服靈非散既脫更生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神仙傳曰老君疏齒

神仙服經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爲石

王閔舉事曰閔爲鄆郡太守張步欲誅之閔出東武城門

馬奔墮車折齒悶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宇林曰齧牛老齒不相值也齧初舉齒傷酢也敲午交齧

噬也齧音老人齒如曰也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將由地寒多

障氣也

異物志曰屠移在海外以草染齒因號黑齒袁子正書曰山梁氏泥於

西若而染其齒

世說曰孫子荆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吾當枕石漱流誤

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

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又曰王子猷詣謝玄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髮鬢並全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五

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偏亡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癘吞炭為啞七年琴

成人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政乃

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娉

臨海水士志曰夷州人俗語曰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可馬相如上林賦曰皓齒粲若

張協禊賦曰清哇發於素齒

牙

釋名曰牙植牙也隨形言之也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夫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

吹白沙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

三國典畧曰齊太上主生齙牙問於尙藥典御鄧宣以對

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

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說文曰咽嗑也喉嚨也

釋名曰咽咽物也青徐謂之脰音豆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

又謂之盍音益氣所以通流阨要之處也

傳曰販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六

孝經鈞命決曰夫子輔喉

史記曰孫子曰夫救闕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爲解耳充人

又曰貫高聞赦張王乃曰所以不死者自張王不反今王

已出吾責已塞死不限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

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媿心乎乃仰絕饑而死章昭曰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息夫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

視天子吉凶與巫祝共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棣躬擊雒

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火故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

絕

後漢書曰霍諝爲舅宋光被上書曰譬猶輝旣於附子止

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喉咽豈可爲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兌曰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爲難青亦被天貫咽音聲流渴

又曰李固對詔曰陛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尙書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樂陵王茂兄東平王薨茂稱咽病不肯發哀詔削戶林子曰熱效之
蜀志曰彭樣與諸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據入下之圖右手扼其喉愚夫不爲也僕頗別菽麥哉

唐書曰幽州朱融鎮州王庭奏及被東川節度王涯獻書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八

七

曰臣聞用兵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涇此止舉萬全之勢也

抱朴子曰焦喉之濁遙指滄海

列女傳曰簪鍾離春者宣王后也極醜印鼻結喉

益部耆舊傳曰健爲揚鳳珪者其妻陳姬珪早亡兄弟欲嫁之姬於是引刀割咽流血幾死九族驚異乃從其節

又曰蜀郡史賢妻張昭儀賢旣犯罪被誅儀取刀自割咽

承而死

物理論曰咽喉生之要孔

黃帝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其口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頤車頤舍也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觶薛君曰觶重頤也五檢反

周易噬嗑卦曰頤中有物曰筮嗑

又頤卦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

春秋元命苞曰后稷歧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元戴土

食穀宋均注曰有二象也頤面爲于部下部爲地巧于也

戰國策曰靜郭君善昆辨昆辨多疵門下不悅孟嘗君以諫靜郭君大怒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威王薨宣

王立太子不善靜郭君辭之薛昆辨至齊見宣王王子曰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子靜郭君所聽愛者乎曰愛卽有之聽卽無有王之爲太子辨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若是法背父不若

廢太子更立衛姬子嬰兒投師靜君泣曰不可吾弗忍爲

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患矣宣王曰寡人殊不知此乃迎靜

郭君

史記曰黃歇上書秦王曰本國殘社稷剝腹結腸折頸摺

頤

又曰蔡澤歛頤

漢書曰王莽覺頤

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爲人大志不終小節嘗行詣

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

狀相者曰生燕頤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江表傳曰孫方頤大口

三國典畧曰徐之才年十三劉孝綽見之言曰徐郎鸞頤
班超之相也

帝系譜曰帝譽方頤而強立

莊子曰支疏頤隱於齊

又曰孔子遊緇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刺舡
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而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之

韓子喻老曰白公勝慮罷朝杖策鍛貫頤而血流至地而

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

策馬並也有針似刻馬謂之銀音竹尖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九

衛二切

河圖曰黃帝兌頤

說苑曰田單攻翟三月不克嬰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柱

頤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之小字也

王粲七釋曰楊娥媚而順止

汝南先賢傳曰周奕劍頤折頰其貌甚醜也

談纂曰北齊李恕無鬚崔謹玩之曰何不錐頰願作數百

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

釋名曰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

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八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昌領人事部十載在昌領部

頸項為人家事肩脊式腋有脾

臂 腕 腋

又曰項項

釋明日頸徑也徑挺長也

說文曰頸項莖也脰項也

河圖曰黑帝修頸

毛詩碩人曰領如蝥蟥

領頸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民長頸

宋均主曰以青龍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矩頸

短頸長寒

傳曰晉伐齊齊侯禦諸平張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不可與共安樂

史記曰范蠡遣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

又曰沛公軍至灞上秦王子嬰以組係頸降軹道傍

軹頸之交者言突深重難斷頸絕頭無所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剄之交

又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騎

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主也

也悔

又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

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資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賈
罵賢坐乃起更衣稍稍去賢嬰去因戲夫戲音德招歷夫

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不得出籍福
起爲謝按夫項合謝夫愈不肯順蚡乃戲騎令縛夫置傳

舍

後漢書曰董宣既格殺胡楊公主家蒼頭帝使宣謝公主
宣不伏上使人接其項於地宣不肯起因號爲強項侯

魏書曰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毘頸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毋巨儉使王傾至海上人云得一破舡自生

人項有面與諸不曉不食而死

蜀志曰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因有功除安喜尉督郵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一一

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擊
其頸著馬棄官七命

王隱晉書曰杜預初伐吳吳人知預病瘳每見大樹似瘳
者輒以刀斬破白題曰杜預頸

唐書曰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
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道難唯死而已自磨其頸曰要當爲

國家受人一刀耳

家語孔子頸似臯陶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還魯平原君客鄒文李節與子高別
文節流涕交頸子高撫手而已

尸子曰禹長鳥喙

扶南傳曰毗寒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不死
莫知其年知未然事號爲長頸王
繁欽文胡賦曰蜀賓之胡象豕蝟頂須如持囊

肩合也

釋名曰肩堅也

說文曰肩膊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領阜

左傳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初齊豹見宗魯於公

三薦也 爲驂

乘馬將作亂有謂之曰公孟之不若子所知也勿與乘吾

將殺之對曰吾由子車公孟命開難而逃是僭子也

使子言不

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公孟有事於葢獲之門外宗魯驂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三

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孫朝告于齊曰孟氏魯之蔽室

也

蔽懷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

又定上曰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雲夢澤也

王寢盜攻之以

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

此卽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

一臂一腳亦由魚鳥之相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唯

冠髻鬚微出石虎大惡之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國語曰叔魚鳶肩其母曰是必爲賄死

莊子曰支離疏肩高於項

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鳶肩文北方人大肩

梁異別傳曰異鳶肩文傳曰趙益肩高二丈高自抗竦爲

鄉黨所擯

車頰秦書曰符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

洛神賦曰肩若削成

脾

釋名曰脾闔也與胃脇背相會闔也

說文曰膊肩脾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四

春秋元命苞曰脾之爲言附著也如龍蟠虎伏合附著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刺王僚貫脾達背

臂

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傳莊公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

言許之則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二曰公孫丁射尹公他貫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決嚙臂而盟曰起不爲

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漢書曰李廣隴西人猿臂善騎射

又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印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
解其臂入視曰此一太子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父子當
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
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
帝呼單超等入謀誅冀及更召徐璜具瑗等五人遂定其
議帝起鬻臂出血以爲盟具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後漢書曰楊璇平蒼梧桂陽獗賊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
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五

訟乃鬻臂出血以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以付于第詣
闕通之詔原璇更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馬名絕影被流矢所中并中太祖右臂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長七尺美鬚鬣猿臂善
射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自顧見耳垂臂下膝

又曰關公爲流矢所中貫在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
骨去毒血流盤器而公任割引酒奕棋自若

晉書曰都官從事濟南劉享奏何曾綺麗華飾瑩牛蹄角
後曾辟享爲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爲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

奪諒節諒不與頌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引李湯懼酣揚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鬪不孤往日厭卿老拳卿

後漢記曰姚襄垂臂過膝

三國典畧曰陸法何進於巴陵見王僧辨謂之曰貧道已侯景一臂更何能爲擅越宜卽逐取侯景

三國典畧曰高歡營主尉景欲執示來兆歡嚙臂止之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侍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六

委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蠅繼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觸而隊於地飛矢先窮紀昌唯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一人

莊子曰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

又曰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鶚炙

又曰韓衛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有憂色子華

子曰使令矢石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撻之則右手廢右手撻之則左手廢然而撻之必有天下君撻之乎僖公曰寡人不撻也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兩臂之輕於天下遠矣

丹子曰荆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奏奉盤金軻用竭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羿右臂長爲善射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蒯曰汝疑我乎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以示杼陳入列令其入蒯拔劍呼天而聞殺七列不及崔杼一列而死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七

白虎通曰湯臂二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璅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牀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候果如其言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又曰奇肱之人唯有一臂

劉欣交州記曰僂耳之東人臂一骨

外國事曰大奉國人援臂長肋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部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綬宛轉繩係寶鏡一枚

幽明錄曰有人言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

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田當出折臂三公叔子工

乘及爲襄陽縣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論衡曰書傳稱曾子孝與母同氣曾子田薪於野客至而欲去曾子母以右手揜左手曾子左臂忽痛卽馳至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曾子亦死乎

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釧將可上下時大謂之印手菩薩

楚辭曰九折手而成醫

釋名曰腕

釋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傳定下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敢涉佗掞衛侯之手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八

及腕衛侯怒

釋名曰腋

釋名曰腋釋也言可張尋釋也

說文曰畧卞也肱腋卞也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自霸上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入高后腋忽不見卞之趙王如意爲臬遂病腋卞而

崩

東觀漢記曰江革爲五官中郎將將朝會詔使虎賁迎送

扶腋寵遇甚厚

孔融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援助其氣

力三公刺腋近爲憂之罪驚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神仙傳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娠懷之七十歲乃生剖母左腋而出

肘

釋名曰肘注也可隱注也

傳曰師陣於鞍邾克傷于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樂盈之亂范鞅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復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

春秋後語曰智仲率韓魏之兵以伐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九

叅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桓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彈琴出肘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南城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也

莊子曰子貢往見原憲憲杖策而應捉襟肘見

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宜伯之伯邱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抑生於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於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塵

垢也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化及我何惡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今已不得行將行請迎吏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膊書不善則怒吏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九

十



李則去單父非寡人有也

善則怒吏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

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也

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夫知翰翰不燕燕之真而奮

又問人事部十三坐坐意交并其手曰文筆之五

指 瓜

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

如荑之
新生也

魏葛履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衛風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擗柏舟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而好我攜手同行

莫赤匪孤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又緇衣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七

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旨之手

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歌曰貍

者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玉藻曰手容恭

高且
正也

又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

烈業也后稷
造稼穡魯天
下以為業豈放手一
足喻用之者多無敢也

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故仲子歸於我

又閔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宰夫以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

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上下手以導囚意

又曰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曰田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又曰齊魯戰于炊鼻冉豎射陳武子中手舟堅季氏臣也失弓而

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哲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子疆武子

又曰昔叔向適鄭饒篋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七 二

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饒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古者見君解襪公怒辭曰臣有病異於人以有瘡疾若了之君將毆數毆也公愈怒褚出公執其手曰必斷其足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

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也公冶長手握輔是謂胃

道子貢握手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袞宋均注曰手中有袞字也喻從

勞若起受袞飾致天祚皇始公羊圖也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曰丞相

何凶上怒如失左右手

又曰孝武帝鉤艾趙婕妤家在河間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使使問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號爲拳天人生昭帝

又曰鮑永辟鮑牧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後漢書曰劉寬欲朝婢翻羹汚朝衣寬徐徐曰肉羹爛汝手乎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及試令嬖人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二玉言左陽脉右陰脉右陰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歡稱善

太平御覽

卷二百十七

三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

魏畧曰鄧雄鳴詣太廟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神人卽汝耶乃厚賜之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永爲太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申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 字熙初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謝九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絡手

又曰高平劉柔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淳于

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之后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夜露手以臥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詣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薰破餘杭山臨安知故人始冀之自后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罷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晉中興書曰范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馬

崔鴻前趙錄曰劉冀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七

四

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鄧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畧曰梁劉之字遴思真文範先生虬之子也博綜文史尙書令沈休文深敬器之右手徧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

唐書曰承乾數引侯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成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爲殿下用之

老子曰伐大匠斷希有不傷其乎

莊子曰曾子居衛緇袍無表手足股肱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斷子手足必不爲何則冠履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

反經而尋者曰權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則兩不成

呂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員於王子光惡其容貌以告伍員曰願王子居重帷見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

五

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飲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卽斷其手以玉盤奉之

又王曰秦王斷荆軻兩手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

太元經曰九體一爲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勞八國面目手足盡翼一臂國爲人一手

神仙傳曰金筒玉札內經皆云太上老子足躡二五手把

十文

鄭玄別傳曰玄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

已名曰小同

李邵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錄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哲有異望以朱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使一占者以爲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亂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裏公迹愈明

搜神記曰用暢少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卽應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時在田母齧手而暢卽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

班固幽通賦注曰齊桓公倚柱歎曰天下奇珍易得但未祿食人肉耳易牙歸斷其兒手以啖於君也

釋名曰掌言可以排掌也

春秋元命苞曰掌圓法天以運動

孝經鈞命決曰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論語摘輔象曰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真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曰復見抵掌而說 送奉以明

月之珠和氏之璧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爲袁紹所爲曰天下兵起何謂可唾

掌而決今視孫之兵革方始不如依兵積穀

魏志曰上攻呂布於濮陽焚其東門布騎犯青州兵奔陣
亂趨門門已燒上乘馬突火出墮馬左手掌司馬樓翼扶
土馬乃出

魏略曰京兆鮑出有文才值世飢餓出求食飲噉賊人以
掌貫其母還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

孫卿勸學曰有子惡臥而卒倉卒其掌可謂能自忍矣

世安論曰有君好臥則刺其掌

南方異物志曰烏潯人以人掌蹠為珍重以食長老

指

春秋元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

七

傳曰楚人獻鬻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公也子家

歸生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

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不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孫叔敖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

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又曰吳伐越越王勾踐禦之陳于攜李靈姑浮以戈擊闔

廬靈姑浮越大夫閩廬吳王也傷將指取其履將指中大指名曰大指還卒于

徑去攜李七里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

踞罵之是時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死王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失圖賴陛下德流子孫公等柰何言若足

漢書曰高祖與匈奴連戰會於樓煩十月寒冰墮指十二三後漢書曰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官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噉其指順卽心動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噉指以悟汝耳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單章爲本縣功曹令黃奉爲人所誣章証其無罪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閉口死於獄

中

晉書曰武帝與胡貴嬪爭擣蒲傷其指帝怒曰此本將種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

八

也嬪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

唐書曰太宗嘗閑宴顧謂李勣曰朕將屬以幼孫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季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因噉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移於德枝於王者樹無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指之非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窮爲薪而火傳也

墨子曰桀有勇力之人太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來崇侯虎並指畫殺人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肺

說文曰肺水藏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蕩桑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鑿留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

殺戎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論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

元

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為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

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布心

腹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爪

夏侯湛新論曰瓜生於肉去瓜而肉不知其竟全
列異傳曰神仙麻姑降東陽蔡京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
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姑大怒忽見經頓地而目
流血

劉欣期交州記曰刺史陶璜晝臥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
欲投之以爪擲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終八而由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一十二

膺 膈 乳 腹 背

脊 助 臍 腰

又曰王莽胸

說文曰膺胸也臆胸骨也

廣雅曰臆膺胸也

釋名曰胸猶空腔氣所衝

左傳僖下曰魏犇夔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一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

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胸

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二胸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神珠胸拆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滂膺

南州異物志曰獠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胸前作華文以為

飾

山海經曰結胸國為人結胸

郭璞注曰骨出如人結喉

貫胸國為人胸

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
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
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
語曰有頭為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
臨殯便見攘臂打搥鑿甚惶懼上有一人當棺立有鬼披
胸陷之此人卽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
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一一

膈

說文曰胸心土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膈郡平原有膈縣從事言至膈
督郵言至膈上住

乳

廣雅曰湏音謂之乳

說文曰湏乳汁也

通俗文曰乳病曰疔音丁

河圖曰蒼帝并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爲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爲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

有孤孫續有費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

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爲生湮遂至成長

吳書曰穎川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

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漢書曰朱循之爲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骨臺安頓

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三

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爲額所擒

又曰昭戍子帝諱什翼臥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薨人以

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皇曰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罪葬之常羊山乃以

乳爲目臍爲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

甘泉至涓橋有女子浴於涓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

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

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姬者九貞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揭蹤履戰退輒張帷幙與少男通數十侍側郝史吳郡陸胤平之

王子年拾遺錄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禿年少姬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十五已上下爲月客有身月客絕上爲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武子烝豚肥美逾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爾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事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爲人凶妬生兒犁民年始二歲充外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四

入就乳母抱中提撮郭遙見謂充愛乳姬卽殺之兒恒啼泣不吃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彥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首富商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思不決思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器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自勝請同居如初相書許負曰乳間潤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腹胃之屬已自裏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臍以下曰水腹水沟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臍以下爲小也

易說卦曰坤爲腹離其於人也爲大腹

尙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三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芻井而拯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嘆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爲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門夜行晝

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五

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勅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後詔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爲郡門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曷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肝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眠臥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吾以邊

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
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魏志曰管輅案展謂輅曰大將軍持君意厚異當富貴輅
長嘆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年四十七八間門不見女
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

八卒

吳錄曰一固夢腹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后果
然已具

齊書曰高帝爲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帥數
十八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至帝室內以
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斂袂曰老臣無罪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一 六

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耶而一箭便死
后無可伏爾不可射射之乃取髀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
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后趙錄曰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
塞之每夜坐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一室天時平旦至流水
側復腸傍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腸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爲腹山爲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
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剝孕婦之腹以觀其胎

腹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屍三百右手決其目左足踐其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腹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每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爲收
內腹裏云必生雄才方與爾國又夢神女負策毋繞吳昌
門三面曰當賜爾此土鼎足于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子部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
婚之后頗亦遊其書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盡盜曾不
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驪

腹中書耳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七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其飲九醞爲酣
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側其夜客別
忘敕左右而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
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沱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碁
局曰何乃鈞吳人以令或爲鈞
計洵音與人相近劉旣出人問見王公如何

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又曰鄒太尉在京日遺門生與王丞相書來女婿丞相語

鄒信曰君往東廊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鄒云王家諸郎

皆可喜聞某來覓女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坦腹

而臥如不聞鄒云正好比訪之乃是逸少因以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荅曰此中洪洞容卿等數百人

背謂之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骹背此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八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鬪不搯其吭

辰晏曰吭咽喉也

拊

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

又曰劇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乃立溲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溲謂之曰爾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若耶天下一家

慎無反溲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金五千斤主因奉子夫送入

宮子夫上車主撫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卽貴願無相忘
元朔元年生男遂立爲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五子孚怒董卓克毒乃朝服懷刃見
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
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畧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
爲劉備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生子修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
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
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太祖
却行戶外終不應太祖曰真決矣遂與之絕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一

九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蒙
問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
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羽實熊虎因爲
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畧所及於此

車頻奉書曰苻堅生肩背赤色隱起狀若篆文符因爲苻
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苻之祥因爲苻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

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爲

吐蕃所虜將殺之温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
衡俱免

尸子曰醫均者秦之良醫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
張子之背腫謂均曰背非吾背也子製焉醫均善治疾張
子委製焉夫爲身與國亦由此必有所要製然後治矣

均音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主
又孫卿子曰周公偃背不伸也

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獻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十

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芋子獻之鄉豪常苦
於口笑而弃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
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
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錄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
亡撫心悲惋哭不一聲背卽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脇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車上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軾而死

脅

說文曰餅并脅也勝兩旁也從肉彐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脇

釋名曰脇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脇幹長八寸
又曰顓頊駢幹上法月參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公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公聞其駢脇欲觀其駢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七

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辨賜金及牛肉須賈以爲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相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脅摺齒伴死弃於廁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跨馬畧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楊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顓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偶有白對從北來顓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脅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脇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脇

脇

釋名曰脇勒也檢脇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脇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毆之伶顧而笑曰鷄肋不足以安尊奉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

釋名曰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臍者下流並會合為臍腹宋均注曰臍中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喻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

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名曰卓燈

漢晉陽秋曰齊王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

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罷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錄曰慕容德母夢丹入臍中晝夜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於臍

笑林曰趙伯翕肥大夏曰醉臥孫兒緣其肚上共戲因以

李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內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體之中約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而上者爲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爲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梁冀妻能作折腰步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十三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

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淨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畧之妹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未至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陵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

帶扶牆然後起 卷三百七十一終 吳興沈宸分校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

尹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終 吳興沈宸分校

